

长篇小说

# 旗人春秋

下

依桂华◎著



QirenChunQiu

文景文艺出版社

小说故事惊险曲折，  
人物形象鲜明，  
充满了浓郁文化风情。



长篇小说

# 旗人春秋

下

依桂华◎著



QirenChunQiu

大众文艺出版社

小说故事惊险曲折，  
人物形象鲜明，  
充满了浓郁文化风情。



## 三十六

这样，查传云不但把落下的功课都学了，还把每节课后的练习都做了。所以她虽然休学，但功课基本没耽误。

传云在休学期间，还经常听运输连的文化教员，讲朝鲜战场上战斗英雄的故事，像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给传云战胜疾病、努力学习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查传云在家休学期间，心里一直惦记着学习，在她退烧以后，就边休息边自学落下来的功课。

天热时，传云常到家门口的大树下学习。一天，她正在那里看书，看见邻院的周春石从学校回来。

周春石现已上了高中，按照学校的要求住了校，但在星期天，他要回家看望奶奶。这天他正要往家里走，一眼看见了在大树下看书的传云，他高兴地喊了一声传云，就飞快地跑过去。传云见到了春石，也高兴地喊了一声：“春石哥！”这两个同病相怜的童年的伙伴，见了面都格外兴奋。

在传云心里，春石不单是一个可爱的少年，更是知心的朋友和兄长。

在春石心里，传云远不止是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更是他可以倾吐心声、情同手足的妹妹。他俩虽都小小年纪，但心灵深处好像都有很多话要说。可传云的当务之急是要补习功课；所以，她就抓住时机，让春石给她解答在自学过程中碰到的疑难问题。

春石是名优秀的高中生，他耐心而认真地帮助传云把问题弄懂，并告诉她说：“你把碰到的问题都记下来，等下次回来再一块给你讲。”查传云听了，心情格外舒畅，心想有春石哥的帮助，自己落下的功课一定都能补上，以后病好了还能照样跟上原来的班。

这样，查传云不但把落下的功课都学了，还把每节课后的练习都做了。所以她虽然休学，但功课基本没耽误。

春石在帮助传云的过程中，他自己的心也得到了很大的宽慰；因为他现在的情景，比以前更苦了。

自春石上高中住校后，他母亲在家里显得更加孤独了，整天闷闷不乐。他奶奶见了，于心不忍地说：“我老了，还能活几年？春石这孩子也大了，以后也不会常在家，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怎么过？你还应该再生个孩子，以后娘儿俩也是个伴。”

“妈，瞧你老说的，他老不在家住，我怎么会再有孩子？”春石妈伤心地说。

“他不回来住，你还不会上他那儿去住。”他奶奶想了个主意。

春石妈真的按照他奶奶说的办了，给他小妈的孩子做了几双鞋，带着礼物去看他爸爸和小妈。她一连这样去了三次，但是每次回来后，她的情绪都更加不好，脸色也更加难看，还常常一个人偷着哭。

后来，杨柳村的人们，从他小妈的自我吹嘘中，解开了其中之谜。

有一次，杨柳村一位妇女进城遇见了他小妈，就跟她聊起了天。他小妈跟那位妇女吹嘘自己怎么有本事，怎么完全控制了她丈夫，她丈夫如何对她百依百顺，如何听她摆布。

她坦然地对那位妇女说：“自从有了我，我丈夫对他原来那老婆，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他那老婆还真脸皮厚，前段时间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她还给我们孩子做了几双鞋，叫我早给扔到一边去了，谁穿她做的鞋呀！”她说着说着，嘴角泛起了白沫：“谁不知道她是干什么来了，晚上睡觉时，我把她放在炕头上，让我男人挨着她，我再挨着我男人。每天晚上啊，我都把脚压在我男人的大腿上，让他连身都不能翻！”她自以为得意，说着说着竟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够了，她又像是讲笑话似的接着说：“你不知道他那老婆有多不知道害臊呢，躺在炕上，还总想跟我男人唠嗑。我男人一听她说话就很不耐烦，大声呵斥道：‘别说话了，快睡觉吧！’她来了好几天，住了好几天，我男人连一下都没碰过她。哼，她还想要孩子呢。”最后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说大姐呀，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躺在自己身边，就是得不到，你说那心里该是啥滋味？等她一走啊，我男人就整夜搂着我亲个没完。我跟我男人说了，她要是再不走啊，我们俩当着她面就干那事，看她的脸往哪儿搁，看她以后还来不来了……”

听他小妈讲这些“笑话”的杨柳村妇女，回来以后，就把这些话

在杨柳村传开了。

春石妈去了他爸那里几次以后，更感心灰意冷，彻底地绝望了。她本不愿意离开这个家，也不忍心丢下年迈的婆婆；但她又想儿子学习很好考大学没问题，等儿子一走婆婆一没，这个空房让她怎么守？

杨柳村的人们也都同情她，有些人常对她说：“你早该趁年轻再找个主儿，干吗在这里守活寡，还得替他照顾老人，美得他了！”

她婆婆多年来也看她太苦，她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也劝儿媳说：“你还是再走一家吧，别牵挂我这老婆子了。”

最后，他妈妈终于在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中，嫁给了另一村里一个满脸大麻子的人；他是个既不懂得过日子，又不懂得人情事理的中年老光棍。

春石妈改嫁后不久，就过了春节，他爸带着小老婆和三个女儿来到了他奶奶这里。他爸爸知道他妈妈改嫁了，但不知道改嫁后的情况如何。也许是良心发现吧，他很想知道春石妈现在的情况，但又不敢当着小老婆的面问，就偷偷地把春石拉到后院，春石奶奶见了也跟了过去。当他爸刚一开口问他妈现在的情况时，春石还没说话，就泣不成声了；他奶奶苍茫的眼里，也老泪纵横了；他爸爸一看这情景，一切都明白了，一种良心的谴责使他的眼泪滚滚而下。三个人站在凛冽的寒风里，痛哭不止。

这时，他小妈一看他们三个人都出去了，只把自己和她的三个孩子留在那里，知道他们是背着她去说大女人的事，就气呼呼地跑出来找。一见他们三个人都站在那里哭，她又气又恼、又醋又羞，马上拉下脸大闹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说话干吗要背着，是不是看我多余了？！嫌我多余我马上就走，好给人家腾地方，也省得碍你们的眼，还得偷偷摸摸地跑到外面来搞鬼……”说着就大哭起来。

春石爸见小老婆发了火，吓得赶紧擦干眼泪，拉着她回了家；他奶奶是老实人，一声没敢吭，只能和春石暗暗伤心。奶奶想着她那可怜的儿媳，春石为他那苦命的妈妈难过，还有什么新春快乐可言。

春石妈改嫁的丈夫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多年的光棍生活，使他养成了很多恶习。这个人又脏又懒、不通人性，还是个酒鬼。

每天虽然家里是上顿接不上下顿，但还得天天喝酒。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这个久渴了的老光棍就性欲大发，像野兽般地把春石妈折磨一通，接着就打着雷鸣般的鼾声呼呼大睡。如果春石妈拒绝他，他就要发起酒疯，没死没活地打她。

春石妈深感跟这种不懂人味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比忍受孤独还要痛苦几倍。但作为一个有传统观念的女人，她只感自己好像一只绵羊落到虎口里，已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只好坐以待毙。

春石妈虽然人离开了周家，但她的心还时时地牵挂着周春石和他的奶奶。一天傍晚，见酒鬼丈夫吃喝完了还剩下两个松花蛋，就想到可怜的春石和他的奶奶。她见酒鬼已打着呼噜大睡起来，就偷偷跑回周家把松花蛋拿给春石和他奶奶吃。春石和奶奶含着眼泪吃下了松花蛋，对妈妈还一直恋恋不舍，妈妈也不忍离去，母子俩抱头痛哭了一阵，春石妈怕酒鬼醒来怪罪她，还是忍痛走了。

果不出所料，春石妈回去后，见酒鬼已经醒来，正在那里摔东西。见她进来，就大骂：“你这个贱货跑到哪里浪去了？你把我的松花蛋送给谁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贼！人家周家不要你了，你还总想去犯贱……”骂着骂着就大打出手，把春石妈打得鼻青脸肿……

春石妈从此一病不起，改嫁后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

……

母亲的遭遇给儿子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传云对春石深深地同情着。

传云在休学期间，还经常听运输连的文化教员，讲朝鲜战场上战斗英雄的故事，像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给传云战胜疾病、努力学习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传云还常听住在他们院里那个班的战士们，讲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故事。他们讲这个班的饲养员老王的腿，是如何在战场上负伤后变瘸的；还讲他们班小张的一只耳朵，是被敌人的一颗子弹穿透而没有了，子弹差一点打中了他的脑袋，他幸运地死里逃生。而如今缺了一只耳朵的他，仍显得英俊潇洒。军队里规定战士都要剃光头，但善解人意的运输连指导员，破例让小张留了分头，以弥补少一只耳朵的缺陷；还讲他们班有个姓付的战友，在战场上突然不会说话了，医生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变成了哑

巴。后来只好复员回家。

他们还讲了一个让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的故事：他们班原来有个姓刘的战友，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负了重伤，当时昏死过去，躺在了牺牲的战友堆里。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听见死人堆里有两个人在对话，其中一个问：“那个人是谁，他怎么躺在我们这里呢？”

“搞错了，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他是新安州的。”另一个回答。

后来，这位负伤的小刘，被打扫战场的同志们给救了出来，回来后他跟大家说了这事。而且还常常心有余悸地说：“以后叫我去哪里执行任务都行，可别让我上新安州去。死人说我是那里的，我到那里肯定去送死。”

可是有一天，小刘真的被派到新安州去执行任务。他虽然非常不愿意去，但军令如山倒，他只能服从。他带着一枝枪，跟几名战友一起坐上了吉普车。因他心里一直忌讳这个地方，所以到了新安州刚一下车，他就晦气地把枪托往地下一墩，说：“咳，到底还是来了……”话还没说完，枪就走了火，他当场就死了。

战士们一讲这件事，就感到迷惑不解。有的人迷信，说：“鬼说他是那个地方的，那肯定是命中注定的。”

“可这世界上本没有鬼啊！”传云说，但她也解释不清。

来给传云看病的军医说：“小刘在战场上听到的话恐怕是他本人的一种幻觉；后来呢，因为他太忌讳了，又太迷信了，反而把自己推向了死亡。如果他不信这个，到了新安州不墩枪，他也就死不了啦。”传云觉得医生的话很有道理，小刘的死和他所说的听到的事情，恐怕只是一种巧合。

1955年，我国的军事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革为义务兵役制。并实行了军衔制、军官薪金制。

湛海地区在杨柳村北面一片地方，盖起了一座兵营，当地人都管它叫北大营。不久，归国志愿军大部分都复了员或转了业，留下的少数人都搬到了北大营。

杨柳村的驻军也都要走了。两年来的共同生活，已使军民亲如一家，大家都感到难舍难分。运输连在临走之前举行了会餐，并把所有家中住志愿军的房东都请去，军民们含着热泪，共同回忆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他们走之前，住志愿军的房东家，也大都倾其所有，为他们钱

行。他们开始不肯接受,都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感谢乡亲们的好意了。”可房东们都不答应,纷纷说:“你们马上就要复员了,也是老百姓了,我们还是在一块亲热一次吧!”面对乡亲们的盛情,后来他们也只好接受。

钮月英家杀了正在下蛋的鸡鸭,又花掉了传云当月的助学金,摆了多年来没有过的家宴,为住在她家院中一个班的亲人饯行。在饭桌上,志愿军同志们都说:我们一踏上朝鲜的土地,就知道什么是祖国;一回到祖国,就知道什么是亲人。这段日子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他们走的那天,在杨柳村,工作人员不去上班了、学生不去上学了、农民不去种地了。在每个家的院里、大街上都有人在哭。钮月英跑到大街上,流着热泪,拉着每个志愿军同志的手,一一惜别;查传云早已泣不成声,她拿出了自己为他们钩的钢笔套,送给每个人。他们以前送给她的笔尺什么的,将作为她永久的纪念。

他们都走了,只背着自己的破行李卷、空着手走了。

他们虽然没有为国为民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有的负过伤、有的成了残疾、还有的失掉了家中的妻子、有的家有年老体弱的父母没人照顾。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半句怨言,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大都没被评上什么功臣,有的在临走的鉴定上还写着各种缺点和不足。但是他们都默默地接受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是的,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难道世界上还有完人吗?他们那种朴实的爱国爱民之心,就足以使人们崇敬了。

面对亲人们的离去,查传云心潮起伏。这些曾给过她第二次生命的志愿军同志们,她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一声令下,就各奔东西了,只留下那千金难买的真情。对于他们个人的情义是无法报答了,但她决心将来要像他们那样,报效祖国和人民。

## 三十七

查传云也感到不对头，一天她碰到周春石，就问：“怎么你们班的贾芳没有被批准去农村啊？”

听了周春石的话，查传云的心情又开始忧郁起来。她现在虽不再挨打了，但她的家庭环境仍给她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和志愿军叔叔的帮助，传云的病基本上好了。

因为在休学期间坚持自学和春石的帮助，所以传云的功课基本上没有落下。在期末考试到来之际，她按时去了学校参加考试，并以每门功课最低四分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大病初愈的查传云，又跟上了原来的班。

传云的班主任仍是原来的金老师，这回他要一直把这个班带到初中毕业。金老师知道查传云家境不好，读书很不容易，见她能跟上这个班，很是高兴。

传云经过几个月的休学，更感到上学的美好，她怀着对亲人志愿军和敬爱的金老师无限感激之情，以更新的姿态，重新加入了中学生的行列。

传云记得，因志愿军大多数人都没上过学，所以他们特别羡慕有文化的人，他们见了她经常叫她“伟大的中学生”，传云觉得他们叫得既可笑又可以理解。他们都是因为解放前家庭困难没能上学；而今自己有了公费上学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努力学习。一想起这些志愿军，传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

有一天，湛江中学团委书记给全校师生做报告，讲了北京市青年垦荒队到黑龙江萝北县建立北京青年农庄和浙江省中学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事迹；并传达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向全国青年发出的“向困难进军”的讲话。

团委书记号召全校同学，要志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农村去。他说：“现在广大农村已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那里很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你们到那里会大有作为的……”

团委书记的讲话，在全校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在读高一的周春石，听了报告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读书苦中苦，  
伙食费每月七块五。  
咳，念了九年书，  
还得回家种五谷。

这首小诗被他们班一位名叫贾芳的女同学看到了，她汇报到团委。结果，团委书记要求他们班的同学，对此事进行讨论和表态。

周春石班的同学在讨论时，大部分人表示要向那些志愿到艰苦地方去的青年学习，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但没说自己一定要到农村去。但女同学贾芳，表现得非常积极，她对周春石的打油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主动报名自己要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她又写了决心书，交到了团委。

团委通过黑板报和广播等形式，对贾芳的精神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表扬，贾芳成了湛海中学红极一时的人物，也成了同学们关注的对象。对于周春石写的那首打油诗，大家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人多加理会。

事后查传云问周春石：“你为什么要写那首打油诗呢？”“咳，我也只是一时心血来潮，随便写写而已，也不为什么。实际上我也并不反对去农村，同时我也很敬佩那些志愿去边疆垦荒和去农村的人，只不过我现在还不想去，还想多念点书。但如果学校一定让我回农村，我也只能服从。”

查传云听了，也没再说什么。

过了几天，团委通过广播和黑板报，公布了志愿到边疆和农村去的同学的名单，对他们进行了表扬。但令大家奇怪的是，在公布的五名同学当中，并没有贾芳的名字。

查传云也感到不对头，一天她碰到周春石，就问：“怎么你们班的贾芳没有被批准去农村啊？”

“哪里是没被批准，是最后确定名单时，她又不干了，说自己有病。”

“她有什么病？”

“鬼才相信她的话呢，其实她啥病都没有！她这人是一贯假积极。喜欢唱高调和哗众取宠。”

“看她的决心书写得那么坚决，我还以为她的觉悟有多高呢。”

“我没看出她有什么觉悟，就知道她爱钻个空子抓个辫子什么的。有一次她问我，人家没事儿都喜欢说说自己的父母，我怎么老没听你讲过你的父母啊？”

“你怎么回答她的？”

“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你的问题吗？她说你为什么不愿回答？我说你是铁路警察——管不着这一段。她一听气得扭头就走了。”

这话把查传云逗笑了。周春石自和查传云相识以来，看到的她老是多愁善感，今天见她笑得挺开心，很是高兴，就说：“你们初三学习任务很重，别再累病了！你要是经常笑笑对身体会有好处。”

“春石哥，我的身体不是累坏的，是我的家庭给我的伤害造成的。你可能都不相信，我不单身体有病，心理也有病，我经常感到莫名的痛苦，我笑不出来呀！”

周春石听了叹了口气，说：“我怎么会不相信呢？你说的话我完全理解，实际上我的心理疾病可能比你的还严重，也是家庭造成的。有些事儿我越是不愿意去想它，但还是非想不可，怎么也控制不住，特别是痛苦的事儿，医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强迫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个严重的强迫症患者，精神上老是得不到解放，永远也快乐不起来。”

听了周春石的话，查传云的心情又开始忧郁起来。她现在虽不再挨打了，但她的家庭环境仍给她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她的哥哥查传宗，退学后在家浪荡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本地一家工厂当了学徒工。这个虽家境贫寒、但满身纨绔子弟习气的穷人娇子，在工厂也是懒懒散散，不听师傅管教。因他舒服惯了，所以眼里没活。师傅一旦安排他干点重一些的活，他就很不高兴；有时装着这疼那疼地想办法逃脱，因此师傅对他很反感。可回到家里，他还常跟他妈诉苦说：“我的师傅真差劲，老把脏活累活让我干。”

月英听了，不但不管教儿子，还心疼地说：“那怎么行，把你累

坏了怎么办？”

所以查传宗不但不改自己的坏毛病，还动不动就顶撞师傅，气得师傅不要他这个徒弟了。后来车间又给他安排了一位师傅，可这位师傅对他更伤脑筋，认为他这人不可救药。

别看他该学的没学会，不该学的倒是比谁学得都快。进厂没多久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每月发的十几元工资，还没到家，就花得差不多了。他妈问他工资时，他就说给师傅买东西了，或者说交什么费了，有时说跟哥们儿玩时一起花掉了。反正他总是有理，编起瞎话来一套一套的，每次都能把他妈唬住。他妈也不问真假，只要儿子高兴，怎么都行。

所以，查传宗现在虽然有了工作，还得靠他妈养活。可他一点没有负疚感，好像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专门向别人讨债的。然而他妈还是格外地疼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是把他放在前头。

传云有时看不过去，就跟她妈说上几句。月英听了很不耐烦，发火道：“你懂什么，小子就是花消大，朋友多，事情也多。他自己挣的钱自己花，用不着你管。你不也是不听我的话吗，叫你早点找个工挣钱养家，你也不干吗，光知道念书。”现在传云大了，不再挨打了，但是挨骂是常有的事。

别看月英对儿子花钱那么宽容，对女儿那就大不一样了。前几天月英说她丢了五分钱，怀疑是传霞偷去买吃的了，就把她痛打一顿。可是过后她发现钱并没有丢，是自己记错了放的地方了。她之所以这样没有根据地怀疑传霞，是因为传霞犯有“前科”。

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要每人交五分钱。传霞听说这电影很好看，所以特别想去。但她知道月英肯定不会给她钱去看电影的，所以就偷拿了五分钱。这事本来月英并不知道，可是她看完电影回来后，给家人讲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月英听她讲得头头是道，猜想她一定是偷拿钱看电影去了，她把自己的钱数了一下，果然少了五分，就把传霞毒打了一顿，传霞也承认了错误。

月英只舍得拿钱栽培她的儿子，想让他多读书，有出息，可他偏偏又不行；她没看上眼的几个女儿，又个个学习都很好，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查传云初中毕业后，又在湛海中学升入了高中。按照学校规

定，高中必须住校。查传云以享受公费待遇住进了学校，在学校吃大伙，除了饭随便吃以外，七元五角钱的伙食费还能经常吃到鱼虾肉等好菜，以及一些油炸的东西；这对像查传云这样家庭生活困难，精神又备受伤害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美好的日子。但在寒暑假，她还得上去打小工。

周春石现在读高三，因高三的学习任务很繁重，所以虽然现在查传云也住在学校，但他们却很少来往。偶尔见着了，俩人都很高兴；但同时心中又往往掠过一丝阴云，因心理的疾病一直伴随着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有怜悯之心。

春石妈去世不到一年，他奶奶也因年迈和伤心离开了人世。周春石现在已没有了家，他跟他的爸爸，早已断绝了一切来往；他现在的一切费用，都由在外地工作的姑姑供给。

有一天，周春石和查传云相遇了，他们一见面，就赶忙向对方倾诉自己的心里话。春石对传云说：“哼，我看人间有好多不平事，就像我那个缺大德的爸爸，听说还入了党，最近又当上了国营合作社的副主任。他不就是靠溜须拍马、招摇撞骗爬上去的吗？”传云觉得他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了，心里的伤痕好像老在困扰着他。她只好安慰他一阵，劝他心胸要开阔些，把以前的事都放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春石又对传云说：“你也应该这样。”

这种友谊和交往，对俩人来说都是一种安慰，一种支撑。不知不觉中，相互间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关切，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切，架起了两颗心灵之间的最美好的桥梁。

周春石就要毕业了，一天，查传云见到他，就问：“你毕业后想考什么学校？”

“现在国家正优先发展重工业，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毕业后我想考个理工大学。”

“听说富东工学院不错，我看你毕业后就考那所大学吧，从那里毕业的人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对，咱们俩怎么想到一块去了，我本来也想到了这所学校。你若喜欢，那你毕业以后也考这所大学吧，咱俩还有个伴，多好啊！”春石越说越高兴。

一谈到将来，两个人都充满了希望，好像曙光就在前头。

## 三十八

丁游神从不放过任何能捞便宜的机会，他走到谁家田边地头，谁家就倒了霉。偷豆角掰玉米，那只不过是顺手捎带；谁家丢了东西，也都自然地会想到他们家的人，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也都个个让他培养成小偷。

渐渐地，农业社的土地成了滋生懒汉的土壤。

解放以后杨柳村的农民都有了土地，几年来的安居乐业，勤劳的人家都慢慢过上了富裕的生活。1955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杨柳村当然也不例外。一场合作化运动，使这个平静富裕的村庄掀起了浪花。

村长程宏光现在成了社主任，他按照上面的精神去做村民们的工作。因人社标志着农民要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发生很大变化，而人们只听说过苏联的合作化怎么好，集体农庄怎么好。但谁也没亲身体验过，所以很多人一时都还转不过弯来。

特别是耕畜和农具较多的农户以及劳动力强的家庭，本来按原来的方式发展下去，日子会越过越好。现在要人社，什么都得交公，还得和那些懒汉及老弱病残的人混在一起，觉得吃亏，很是不通。

当然，也有一些耕畜和农具都很少或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觉得加入合作社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还可能像说的那样有好处，因此并不反对；有的人家愿意入，有的抱着随大流和无所谓的态度。

但是，合作化运动已是大势所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所有村民都被合作化的浪潮卷进了合作社，否则将无法立足。

在杨柳村，首先报名加入合作社的是田二，因他解放后分到了房子和土地，自己又非常勤快，不久就娶上了媳妇，过上了丰衣足食、和和美美的日子。他感谢共产党，觉得跟共产党走不会有错，所以事事都想起个带头作用。

他报了名以后，又对钮月英说：“二姐，你也报名吧，你看你寡妇失业的，自己单干多不容易。要是人社了，大家在一起互相照

顾，保证全都能过上好日子。”听了田二的话，钮月英也高兴地报了名。

另一高兴入社的是外号叫丁游神的那一家。他们愿意入社倒不是出于对合作化运动的拥护，而是觉得入社后，他们家可以占大便宜了。因丁游神一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他的老婆也不是正经儿人，外号叫马蜂窝。他们有三男二女，土改时，虽然按人口给他们家分了一片最好的地，但因他们非常懒，撒了种子就没人管，分到的耕畜也让他们给卖了。因他们夫妻俩太没志气，所以共产党虽然给了他们很多好处，但是他们还是穷得叮当响。

丁游神每天吃完饭就出去游逛，遛遛大街、看看热闹；还有哪家有婚丧嫁娶什么的，他都要主动上门，在帮忙的人中滥竽充数，不花分文，不费举手之劳地白吃白喝一顿；谁家杀猪宰羊了，他也会主动凑过去帮助摘个下水什么的，起码也能混上顿有肉的饭菜或得到半斤八两的肉什么的。丁游神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见了便宜就会完全不要面子，不择手段地去捞。他偶尔也卖上点力气，做个小买卖挣上几块钱；但钱在兜里还没捂热，就拿去买大鱼大肉了，再打上烧酒，马上就会折腾个精光，人们都说他家没有隔夜钱。所以，他们家除了每个人的肚子里有些油水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丁游神从不放过任何能捞便宜的机会，他走到谁家田边地头，谁家就倒了霉。偷豆角掰玉米，那只不过是顺手捎带；谁家丢了东西，也都自然地会想到他们家的人，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也都个个让他培养成小偷。

1951年，杨柳村住进了一批维修铁路桥梁的工人。其中有一名长相比较困难，但是比较有钱的青年工人还没结婚。为了骗取他的钱财，马蜂窝将村里一名漂亮的姑娘介绍给他。并用欺骗的手法，让另一名长相漂亮的青年工人代他去相亲，并代他去登了记。结婚那天，姑娘才发现上了当，入了洞房也不脱衣裳。马蜂窝还一直想办法给她施加压力，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并继续骗取那名工人的钱财。村长程宏光知道了这件事，带姑娘一起到法院告了马蜂窝一状。结果，法院判决他们的婚姻无效，并判处马蜂窝有期徒刑一年。

刑满释放后，她厚着脸皮回到了杨柳村，像没事人似的，照样咋咋呼呼，只是心里恨透了程宏光。

这时一听说村里要办合作社，还要把耕畜农具等全部交公，这下她可乐开了花。又开始了村前村后地游说：“你们这些人哪，平常就知道省吃俭用，花钱那么抠儿，光知道攒钱买东西。这下可好，都交公了不是？你看我们，有钱就花，有钱就吃，什么东西都不置，这下不就捞着了！”她一说起这些精气神就特别足，满嘴都泛着白沫：“我们家要像你们那样啊，那可就亏大发了。”

马蜂窝的游说，使得那些觉得入社吃亏了的人，更加心烦意乱。弄得人们一时也搞不清，游神、马蜂窝夫妻俩到底是不务正业的蛀虫，还是有远见的人。不过，因为他们两口子是谁也惹不起的人，所以入社后，很多人都怕他们三分。

刚开始成立农业社，有些责任心强和厚道的社员，也都像干自己家里的活一样认真地干社里的活。

但时间长了，见每天晚上记工分，也不分干的多少和好坏，干一样活的都挣一样的工分。所以渐渐地，上班泡蘑菇的、出工不出力的多了起来，当时在杨柳村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遛遛达达，十分到家。

游游逛逛，十分上账。

特别像丁游神和马蜂窝那两口子，本来就不是正经干事的人，到社里来上班就更不用说了。每天不但自己不好好干活，还要影响一大片。干活时，游神常常一会儿拣起石头打打这个，一会儿打打那个；被招惹的人要起来反抗，结果就在地里嘻嘻哈哈地追打起来。有些人也停下来看热闹，庄稼地倒成了娱乐场。

虽然都不卖力气，但是到了时间还要来到田边休息。每当这时，马蜂窝就唱起了主角，她叽叽喳喳地嚷嚷个没完没了。等到管事的人喊叫着让大家快点干活时，一些于心不忍的人可能会马上站起来；但有些人总是懒洋洋、慢腾腾的。特别是马蜂窝，总是能多偷一会儿懒就多偷一会儿，但谁也不敢管她。

有一次休息一阵子之后，小队长田二对大家喊：“天不早了，大家抓紧时间再干一会儿吧！”大部分人听了都开始干了起来，可是田二喊了好几遍，马蜂窝就是不动。

一位妇女实在看不过去，就说：“他丁婶，天都快黑了，还不快干一会儿。”

这下子她可捅了马蜂窝，只见马蜂窝听了先是一愣，然后阴阳

怪气地说：“哟，这可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呀！我还当是哪个队长、主任来管我呢？拍什么马屁呀！”

钮月英是急性子人，她也忍不住插了一句：“要干就好好干，不愿意干还不如回家去做饭。”

“你这个大地主的闺女是不是反对我入社呀？告诉你，上级号召解放妇女劳动力，要把妇女都从锅台周围解放出来。你叫我回家去做饭，就是反对解放妇女，就是反对上级。我看你也跟你那老爹差不多，也够上反革命了！”

马蜂窝说的这些话，确实给钮月英蜇得不轻，她就嚷了起来：“你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田二看了很着急，大声说：“别吵了，别吵了！都快干活吧！”

可马蜂窝偏不动。

……

渐渐地，农业社的土地成了滋生懒汉的土壤。

虽然好好干活的人越来越少，但因秋后分红跟工分挂钩，所以社员的数量还越来越多。有些家庭为了多挣工分，男女老少齐上阵。有的孩子也失了学，都到社里去泡工分，家里唱起了空城计。到了收工时，大家又都急着往家跑，忙着做饭、喂猪、打狗，卖起了真力气。等到填饱了肚子，又都到社里去混钟点。结果是，闹得家里社里两耽误。

社主任程宏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管了这边管不了那边，又不敢违反上面的政策，所以只是干着急没有办法；有时又觉得自己恐怕是过于急躁，合作化的好处可能他还没有看到。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在人们的觉悟还不比和尚高的年代，这么多“和尚”在一起，那恐怕都得等着渴死了。但万事都有例外，在杨柳村的这些“和尚”中，还真的出了一位特殊的“和尚”。

这个特殊的“和尚”不是别人，就是钮月英的同父异母兄弟钮振本，现在的名字叫洪波。

洪波在省城艺术剧院当了编导后，进一步显露了他的才华，不久就在省城小有名气。正当他处在艺术高峰时，他在省城结识了一名才貌双全的女高中生。

女高中生仰慕他的名气和才华，又见他英俊潇洒，对他一见钟